



，只要意識起活動，便會產生個人觀點下的世界圖象。世界是一，而圖象有多，則其虛妄性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意識活動的這種性格，結果無法認識真實的自我（不可自宇宙的整體存在中分離出來的狀態），反而把它推開；主客之間橫置了一條無可跨越的鴻溝。所以佛教在追尋人生的實態的問題上，最後必須超出意識活動的領域，纔能解開迷妄。

### 三 禪的路向

禪是方法論的概念。不管是原始佛教的禪定（*dhyaana*），或後期中國禪宗的苦參公案的默照，都是求悟的方法。問題是在充分了解到知性的活動永遠不能到達真實之後，中國僧人設計了許多堵塞知性活動的辦法，使我們回頭，亦即使我們在超知性的層面中突然發現真相，這就是中國的禪的登峯造極之處。

例如趙州禪中的「無」字公案，無門禪師就參了六年才開悟。因為他一直無法擺脫以「無」為對象的思維，自然有許多有關「無」的問題產生。後來他開悟之後，便唸了一首偈，全是「無」字：

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  
無無無無無 無無無無無

這表示他真正消除了主客的對立。

又例如香嚴在爲山門下求法，自恃博學多識，常常引經據典解答問題。一日，爲山要他說出在父母未生時的本來面目，香嚴不能應，歸來在禪房中遍查資料亦無答案；幾次請爲山說破，爲山不肯。香嚴心灰之餘，盡焚所有經籍，辭別爲山，到各方浪遊，準備作個「粥飯僧」算了。然而一日在別處除草時，隨手拋

起一片瓦礫，擊中竹子，清脆的聲音使他突然開悟。這說明了他無心的狀態中，可以隨緣躍入實相，平日努力於知解活動的結果反而被意識活動束縛。辛棄疾詞：「象裏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。」驀然回首拋開尋找之心，那便是禪的方法。

### 四 無 心

現在我們回到文首的問題；人生有沒有圓滿的行爲？經過上文的分析，我們可以說：凡是經過意識抉擇的行爲，都沒有絕對性可講，所以這不是有沒有的問題，而是能否不受意識干擾，或在意識之上有更高一層主體以貫通行爲的問題。在佛教教義來說，是有這一層主體的，此即般若（*Prajna*），或譯爲「智」。在般若的作用下，人可以直緣實相而消除意識活動所造成的分裂。不過有關般若的問題亦不宜正面講，否則般若亦會淪爲對象，所以禪宗所努力的亦只是堵塞知性，去除妄念，最後到達「無心」（無意識）的地步。因爲知性的活動停息，人便不會自己阻隔實相。沿這一個新向來，難怪南泉，趙州都說「平常心是道」，正因爲一切均無分別，本來無事，更從何起攀緣？自然任運，吃粥洗鉢（註）。慧思禪師所謂：「無心可用，即得成佛。」此中實有不可易之理。不過若從思想與行動的關聯看來，無心亦可以說把思想溶解在行動之中，讓行動自己呈現，而不必先待意識主宰。所以在禪宗的境界中，所追求的是思想與行動的合一，也是自我與大化的合一。

註：禪宗（無門關）第七則云：「趙州因僧問：『某甲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』州云：『喫粥了也未？』僧云：『喫粥了也。』州云：『洗鉢盂去！』其僧有省。」

（轉載明報）